

幸福的 黑白法则

寂月皎皎 著



北京儿童文学出版社

幸福的 黑白法则

寂月皎皎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的黑白法则 / 寂月皎皎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385-4483-1

I. ①幸… II. ①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7436号

幸福的黑白法则

作 者: 寂月皎皎

责任编辑: 韩捷音 张 旭

选题策划: 李 鑫 丁 丁

特约编辑: 紫 玄

封面设计: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130021)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640×95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4483-1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CONTENTS

目录

CHAPTER 01

菲儿，借你的房子和男友…001

戏码不需要排演，早已命中注定，逃不过一个人的冬天。

CHAPTER 02

不公平的危险游戏…021

幸福是飘在空气里的温暖，却没有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到来。

CHAPTER 03

两位“女婿”的针尖对麦芒…041

没有人能从中途夭折的感情中全身而退，除非把感情当做了游戏。

CHAPTER 04

记住咖啡的味道…061

爱情是咖啡，时间是冲咖啡的水；冲得越多，味道越淡。

CHAPTER 05

为新娘送葬的新郎…083

寻回失落的爱情，也许能将悲伤埋藏到记忆深处。

CHAPTER 06

悲伤还要延续多久…105

我们已痛失生命中最爱的另一半，只希望在有生之年寻得圆满。

CHAPTER 07

焰鸢尾的绝望结局…127

老天很公平，让爱情的甜蜜收缩光阴，让爱情的悲伤拉长岁月。

CHAPTER 08

谁和谁用心良苦…149

生活所能奢求的全部，也许就是悲伤时的一声安慰，生病时的一句问候。

CHAPTER 09

没开始恋爱，已开始爱恋…171

岁月一刀刀斩下残酷的年轮，吹去的不仅是青春，更是青春的梦想。

CHAPTER 10

有一种爱情，叫生死以之…191

不让小马飞过沧海，是因为沧海的另一端是比沧海更绝望的无限沙漠。

CHAPTER 11

用伤害还击伤害…213

已经存在的伤口经不起一再撕裂，否则，痊愈遥遥无期。

CHAPTER 12

谁导演着婚姻闹剧…235

男人最奇妙的体验，是看着自己的生命在另一具躯体内延续。

CHAPTER 13

不可测的命运和爱情…255

很多时候，逃避只是自虐，自我牺牲只是自以为是，于人于己无益。

CHAPTER 14

我们彼此祝福，隔着天堂的距离…277

相爱不是两人相拥，而是用灵魂铭记彼此一生。

尾 声…303



CHAPTER 01

菲儿，借你的房子和男友

戏码不需要排演，早已命中注定，逃不过一个人的冬天。

“菲儿……”

“凝凝啊，你在哪？我正吃烧烤呢，过不过来一起？”电话那头，江菲夸张地咂嘴有声。

“我离婚了！”

“什……什么？你这死丫头，好容易钓着个金龟婿，要人才有人才，要钱财有钱财，就是长得比不上刘德华帅，可也没刘德华那么老，你这家伙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连胸部都和禄口机杨有一拼，你……”

水凝烟把手机从耳边拿开，将手中的旅行包放在脚边的滑杆箱上，一边甩着酸疼的手臂，一边静候那一头江菲的怒气像黄河之水一样源源不断大肆倾泻。

前方的红绿灯闪到第五遍时，她把手机放回耳边，果然听到了比较正常的问话。

“你要房子了吗？”

“没有。”

“要了多少钱？”

“没有。”

“那是不是拿了他公司的股份？”

“没有。”

“那你要什么了？”

“我要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靠，水凝烟，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南京现在的消费有多高？你知不知道南京的房价有多贵？连郊区的房子都噉噉从一平方米七千多蹿到了一万几，你他妈就是找个小白领的工作，三个月的工资都不够买一平方米的房！你知不知道……”

水凝烟眼看前方的红绿灯又闪了两遍，忍不住打断了江菲的话头：

“菲儿，你知不知道我饿了？”

“……你还没吃晚饭？”

“唐思源签完离婚协议就把我赶出来了。”

“靠，你找的这是什么死男人？走之前该甩他两耳光外加两记无敌劈雳腿！”

“我没练过跆拳道……”

“那……”

“我饿了……现在打不着车。”

那头的江菲终于服了，无语了，安分地转回了正题：“你在哪里？我这就去接你。”

水凝烟挂了电话，揉了揉眼睛，发现眼眶里没什么泪水，好像结束六个月的恋爱、三个月的婚姻，并没有让她多么伤心。

叹了口气，靠着人行道上斑驳的高大梧桐，她将毛线衣的领口往上拉了一拉，搂紧了米色的大领风衣。车辆来来去去穿梭着，连出租车司机都懒得招揽生意，急着换班好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

南京的春天来了，可她的春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结束了。风灌在脖子里，飕飕的凉，让她打了个哆嗦。

这时，电话又响了。

被遗弃的小白鼠的感觉少了些，总算还有人想着她。

水凝烟一接电话，宁可自己继续当一只被遗弃的小白鼠。

“凝凝啊，我是妈妈。过得还好吧？”

“啊……好……好啊！”

“行，明天你叔叔公司里正好有车去南京，我跟着去瞧瞧你，再瞧瞧思源。哎，你说说，这都结婚了，我这做丈母娘的还没见过女婿一面。你们这都忙的什么啊？”

“妈……妈，您不是晕车吗？”

“我买了晕车贴，应该没事。”

“您身体吃得消坐那么远的车吗？”

“南京不是大医院多吗？正好去好好查查身体。对了，思源不是开公司的吗？应该很有钱吧？娶了我如花似玉的宝贝女儿去，我检查身体的钱得罚他出。”

“哦……对，对……”

“那就这样说定了，我瞧瞧还有什么没带齐的……”

那头传来嘟嘟嘟的忙音。

老妈要来，就和她离婚一样，一锤定音，爽快利落。

水凝烟真的要哭了，当机立断再次拨打了江菲电话：“菲儿，我下面得住你家去了。”

这时候应该正在堵车，江菲很是不耐烦，“当然，除了我，还有谁收容你这个一天到晚给男人踹的倒霉鬼？”

“我妈说要来南京。”

“三室一厅，加一个人也够住了。”

“我妈高血压、心脏病，菲儿，我不能让她知道我离婚了。”

对方警惕起来：“你又有什么馊主意？”

“呃……”水凝烟弱弱地说，“能不能把你男朋友和你房子一起借我几天？”

“……”

水凝烟正奇怪江菲怎么没回答时，一辆红色普桑在路边停下，摇下的车窗里露出江菲那张黑脸。

为什么每次水凝烟失恋，倒霉的总是她？

其实水凝烟长得不赖，水灵灵的，和韩国女星张娜拉有几分相似，一双眼睛还比张娜拉清澈些呢。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她的恋爱史上贯穿了韩剧的离愁别恨，永远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

可惜，韩剧里的女主角都有咸鱼翻身的那一天，而水凝烟还没来得及翻身就成了咸鱼干。

作为水凝烟大学时最温柔的死党和毕业后最不温柔的闺蜜，江菲很苦恼地一直充当着为他人愤怒不平的悲情观众，很是为她掉过几滴鳄鱼眼泪。可惜最后终于神经麻痹，连听到她离婚都流不出一滴泪了。

她所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个被人当沙包一样扔出来的女人捡回家，养上几天再找个男人扔出去。

好在漂亮女人不愁没人要，至于要多久，已经不是她能考虑的了。

看着水凝烟吃力地拖拽着滑杆箱，江菲到底狠不下心不管，一边骂着她的不争气，一边接过她的包，塞到车厢里，又把水凝烟也塞了进去，利落地扣上安全带。

她嘀嘀咕咕骂的，还是怪水凝烟太愚蠢，居然不晓得为自己留条后路，起码也该要上一套半套房子，或者几十上百万的人民币。这样就是离婚了再找男人，除了漂亮脸蛋可以给人精神享受，还有物质条件可以让人高看三分，弥补一下胸部的不足了。

快要到江菲家楼下时，江菲终于想到问了一句：“你们为什么

离婚？”

“他找了别的女人。”

“小三插足？”江菲不屑一顾，“你这么快就滚下台，让人家登堂入室，副职转正？”

水凝烟脸有点发白，“离不离都一样，那位小三已经登堂入室，唐思源明摆着把她当成老婆了。”

“那把你当成什么了？”

“洗衣婆。他们两个在书房谈什么公事，一谈半天，谈完后唐思源扔了小三的衬衣让我洗。”

急促的刹车声响起，江菲飞快地将车停在路边，颠得水凝烟空了的胃部挤到了喉咙口，干呕了一下。

“你不会真的帮小三洗衣服吧？”

“没有，我拿了脏衣服跑出去了。”

“干洗？”

水凝烟很是沮丧自己在好友心目中的软弱无能，抬高了声音：“我扔垃圾桶了，然后直接去律师事务所起草了离婚协议书！可这家伙不肯签，拖到昨天才答应让我净身出户。”

江菲不可思议，“你们闹了多久了？”

“一个多月……快两个月！”

“可你们才领结婚证三个月，蜜月期还没过就闹上了？”江菲悲愤不解着，慢慢把车停向车库时，忽然神色诡异地望向水凝烟，“他不会得了什么绝症吧？言情小说里都这样写，男主人公查出绝症，怕女主人公伤心，就故意气跑女主人公，然后在死后把所有财产留给女主人公……”

车已熄火，江菲眼中的贪婪和兴奋，很像是一个捕到猎物的狼。



水凝烟已经习惯了她在黑暗中大放异彩的眼睛，只是这回猎物变成了她自己，难免有点心里发毛，不得不好心提醒她：“唐思源每三个月定期体检一次，身体好得像头牛。如果近几年他会死，那他死亡的唯一原因一定是精尽人亡。”

她愤怒地按着饿疼了的胃部走出车库时，江菲正在啧啧称叹：“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如果他精尽人亡的对象换了是你，你一定会盼他长命百岁，老当益壮了！”

江菲的房子并不大，九十多平方米，是一年前和父母朋友借钱置下的二手房。当时房价是每平方米八千二，这才一年的工夫，差不多的房子已经涨到一万三了。为此江菲不知吹了多少次牛，说自己一年赚足四十万了。

但水凝烟认定江菲绝对不会卖了房子把这四十万变现。谈男朋友时，这房子是江菲那令人发指的恶劣脾气的良好有效的物质安慰。

不过，江菲的现任男友似乎不会把这种物质安慰放在心上，此刻江菲打电话时那嗲得让水凝烟打哆嗦的声线，证明着这位男友的不同寻常。

如果不是很有钱，那么就一定很帅，帅到江菲都发了花痴，满心满意想去讨好他，不敢因为一年赚了四十万就得意扬扬。

足足甜腻了十分钟，江菲才瞥一眼抱着肩坐在沙发上出神的水凝烟，轻轻柔柔地说道：“林茗，明天有空吗？我介绍一位美女给你认识。”

那头不知说了什么，江菲差点大笑，慌忙掩了嘴，斯斯文文地继续说：“哦，其实，是她有事请你帮忙……”

放下电话时，江菲还维持着一脸的温柔小女人模样，可一转头已扑到水凝烟身边张牙舞爪，“凝凝，我可和你说好了，别把我大学里倒追

男生的糗事说出来，也不许告诉他上回我和男朋友分手的原因……”

水凝烟很配合地点头，“就是不让他看出你的本性是母狼？”

江菲龇嘴一笑，“对，本小姐今生最大的志愿就是当手持平底锅教训老公的红太狼！在此之前，只能先乖乖当着我的小绵羊了！”

“要嫁就嫁灰太狼！”水凝烟苦笑念叨着如今的择夫新观念，抬头问她，“可这人是灰太狼吗？”

江菲奸笑：“他可是大师级的灰太狼！跟着他保管可以天天吃羊！”

跟着唐思源也可以天天吃羊。可能够吃上羊的，并不一定就是红太狼。

而且，大师级的灰太狼，还是灰太狼吗？

第二天水凝烟去公司上班，意料之中地立刻被人事部经理叫过去，递过一个信封。

这份轻松闲适的工作本就是唐思源介绍来的，水凝烟也懒得听什么金融危机业务下滑之类的废话，默默将信封塞到手提包中，心平气和地步入失业人员行列。

江菲听说了，尤其在发现水凝烟拿回的三个月补偿金连一平方米的房子都不够后，很不客气地又是一通恶毒的诅咒，除了骂水凝烟太蠢，更把唐思源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遍了。

水凝烟已经布置好了预备给母亲住的小单间，默算着母亲明天该到了，打断了江菲的咒骂，问道：“有约你那位林大师晚上见面吗？”

江菲恍然大悟，急急打电话再去催问时，脸色已不是很好看了。她抬起头，对水凝烟笑得有点心虚：“那个……凝凝，你和林茗都是很聪明的人对不对？”

她现在的神情，和刚才把水凝烟当成傻瓜睥睨天下气吞河山的模样已判若两人，让水凝烟也心虚起来，小心地问：“怎……怎么了？”

“林茗临时有事出差了，明天上午才回来。也就是说……你们没有排演的时间了！”江菲不确定地加了一句，“你们这么聪明，也不需要排演，对不对？”

“……”

不能否认，那一刻，水凝烟打起了退堂鼓，开始认真思考，要不要冒着让母亲心脏病发作的危险，向她坦诚自己再度给人抛弃的真相。

可这时，江菲很讲义气地拍了拍她的肩，“放心，我和林茗讲过你很多事，他说一定帮你。为了表明他不会临阵脱逃，刚才他已经打电话给伯母，好好慰问过一番了！”

水凝烟吓了一跳，“他打电话给我妈了？”

“是啊，他叫你妈伯母，你妈还怪他为什么还不改口呢！他脸皮也厚，说……”

“说什么？”

“说凝凝没让他改口！”江菲点点水凝烟的额，憋着笑道，“你见着林茗，就让他改口吧，我实在想看看，林茗被逼得失态的模样！”

水凝烟实在不敢恭维江菲的这种恶趣味，却也好奇起这个从没见过的林茗了，“他平时很少失态吗？”

江菲张开食指与拇指，虚托住下巴，做了个一本正经的严肃神情，“喜怒不形诸色，超极腹黑男一个！我和他交往快两个月了，就没见他大笑过，当然，我这么乖巧，也没机会让他生气过！”

她不遗余力揄扬自己时，水凝烟似乎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西装革履的男人向自己走来，一脸的冷峻，一丝不苟地梳着的头发亮得可以滴出油……

她想不通江菲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男子，也想不通这人为什么肯这样帮自己，有点吃力地问：“菲儿，你和他讲了多少我的事？”

“你这个问题问错了！”

“嗯？”

“你应该问，我还有多少你的事没告诉他！”

水凝烟抱头，无语。

袖口滑落的地方，露出一截雪白的腕，有着淡淡的刀片划过的痕迹。

很久了，还是有疤。这辈子褪不掉了。

第二天一早水凝烟和母亲通过话，说是十点左右可以到了，叔叔的车会直接把她送到楼下；但她等到十点半，依然不见母亲的踪影。打电话过去时，母亲的手机已经关了，叔叔的手机则持续忙音。

正有些不安时，手机响了。

熟悉的《一个人的冬天》的旋律，陌生的手机号码。

“凝凝吗？”很熟稔的称呼，很陌生的嗓音，年轻醇厚，略显低沉。

从耳边取下手机，再次确认了这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水凝烟才迟疑地问：“你是……”

“我是林茗。伯母不太舒服，我让你叔叔就近送去了N大附属医院。”

“什……什么？”水凝烟惊叫，已禁不住地惶恐，仿佛在那瞬间又看到了曾经的灰色岁月。

母亲被一路急奔的手术车推进急救室，而她揪着自己的头发沿着墙边慢慢滑倒……

那边的林茗顿了一顿，似乎很轻松地笑了一声，继续着低沉从容的平稳声线：“我已经到医院了，伯母情况稳定，现在只是进行例行检查。”

水凝烟这才定了定神，急急答了句：“我就来！”

匆匆挂机往楼下赶时，她才想起自己连句谢谢都没说。

江菲开着她的破普桑去上班了，水凝烟急急打的赶到医院。

她跑入住院部大厅，眼看电梯门快要关上，急忙奔过去时，一头撞在从侧面奔来的另一个人身上。

那人手中的病历和一叠检查单掉落，说了声“对不起”，低头捡了，快步进入电梯。

水凝烟揉着撞疼的肩才站稳身，一眼瞥到那人面容，忽然给雷击一样定在那里，半天没动弹。

眼看电梯门快要关上，那人按住按钮，又将门打开，向水凝烟招呼：“小姐，快过来！”

旁边已有人不耐烦地催促起来，对她的磨蹭很是不满。

水凝烟真的很想等下部电梯过来时再上去，但这时候也不好耽搁，只得快步走了进去，紧紧抓着手袋，无声无息地擦拭着掌心的汗水，不再去看那人一眼，静静等着突然涌到脸上的血液慢慢回落下去。

其实这人长得并不出奇，是一个二十六七岁模样的年轻男子，修长的身材随意地披了件咔叽色长款风衣，五官说不上多俊美，却嵌着一双沉静却明亮得出奇的眼睛，顾盼之间，平添了种成熟男子特有的优雅从容。

这样的气质，素来很受小女生喜爱。当初的水凝烟，就曾对这种气质着迷得很。

电梯到十一楼时，水凝烟的心跳才渐渐恢复正常。

这人只是看起来像少女时代认得的某个人而已，而且很快会和她擦肩而过。

她正自嘲着自己的大惊小怪时，那人也跟着出了电梯，走的竟和她是一个方向；见她回眸望他，他迟疑了一下，微微笑了：“你是……凝

凝吗？”

听着有些耳熟的声音，水凝烟张了张嘴，无法相信却又不能不信，“你……你是林茗？”

那人又是唇角一扬，明亮的眼睛弯成了清澈的月牙。他向水凝烟伸出了手：“你好，我就是林茗。”

水凝烟半天才记得去和他握手，只觉他的掌心滚烫，烫得她忙不迭地想缩回来。

林茗却微微皱了眉，又将水凝烟打量了一番，才推开了前方的病房门：“伯母就在这里，医生还在检查。放心，没事的。”

水凝烟才一推开门，立刻知道母亲没事了。

水妈妈一见到她，便推开正为她诊疗的医生，高声叫着：“凝凝，你可来了！你瞧瞧这思源，我这都好端端的，硬是把我塞到病房里来办了住院手续！这医院他家开的，不用钱的吗？”

林茗依然是淡淡的微笑，彬彬有礼地对妈妈解释：“伯母，不是我要送您住院，是医生建议留院观察。”

水妈妈摇头咕哝：“没听说吗？天下医院一般黑！随便什么伤风头疼的都能叫你住院，宰一个是一个呗！医生的话靠得住，老母猪都会上树！”

当了林茗和那些面露不屑的医生，水凝烟有些尴尬，咳了一声，走上前问病情时，主治医生显然有点不耐烦了：“病人有明显的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症状，刚刚又出现了不稳定性心绞痛。这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前兆，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出现心脏性猝死。目前还有几项化验结果没出来，建议先留院观察两天，再决定要不要立刻动手术。”

水凝烟还没回答，水妈妈已高声打断了医生的话头：“不动手术，不动手术！这都多少年的老毛病了，吃点药就解决的事，怎么一到南